

記憶的重量

突然在手機上看到一部久違的電視劇。那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曾經跟小夥伴們，一起在農家小院的黑白電視機上看到。想不到，時隔四十年，偶然在互聯網上重逢，記憶瞬間被激活。小院夏夜的槐樹、板櫬、涼席、炒豆、歡聲笑語，都汨汨隨之而來。若非與這部電視劇重逢，這些事，可能永遠沉在記憶海底了。

科技對生活的改變，實在太驚人。就連記憶方式，也被悄悄改寫了。如今，海量的電子書、音樂、電影，應有盡有。無論多麼生僻，總有人上傳到互聯網上。加上大數據和智能算法的推薦，記憶就頻繁地被突然喚醒。

想起幾十年前的舊時歲月。那時，沒有互聯網的遠程資源共享，也沒有包羅萬象的電子商務。想找某本書、某部電影，只能去附近的書店、圖書館、錄像廳一家家地跑。倘若都沒有，那就只剩下遺憾了。只有身邊那些看得見摸得着的物件，能夠幫着留存一部分記憶。

磁帶、CD、相片、圖書，都有一種物理意義上的重量，沉甸甸地裹住記憶。搬一次家，總難免弄丟一些記憶或片斷。如今呢，手機一搜，什麼都有。從前費盡周折找到一盤磁帶，珍而重之地放進抽屜；集到一張夢寐以求的郵票，會放在郵冊，放在枕頭邊上好多天。現在，互聯網真的是一張巨大的網，不停地將零散的過往打撈。但卻無需負責收納。手機裏的照片成千上萬，雲盤裏的圖文浩如煙海。歌可以隨時隨地在網上聽。郵票丟了，電商下單，第二天就能送貨上門。

到底，記憶是更重了，還是更輕了呢？重的是，想起的東西更多了，被不斷喚醒的往昔，一次次疊加在心頭，讓時光彷彿有了更多回音。輕的是，少了尋找的辛苦和收藏的負擔，當然這多少減低了幾分珍惜的理由，不過，仍然足夠結實。



瓜園

蓬山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薄餅裏的秘密

有些話題，最好不要在飯桌上提起。不是因為它可怕，而是因為當有人忽然靜下來，眼神閃避，筷子停在半空，你便知道：這件事背後一定有古怪。越是有轉開話題，越覺得那裏藏着故事。

歐亨利的短篇小說《比綿塔薄餅》，正是這樣把讀者勾住的。故事裏的「我」是一名牛仔，替人趕牛時，認識了埃姆斯利大叔和他的外甥女威萊拉小姐。「我」很快喜歡上威萊拉，二人一起唱歌、彈琴，日子過得十分愉快。可是，情敵出現了。

情敵叫傑克森，是個牧羊人。他來來去去都跟「我」說，自己親近威萊拉小姐，只是想知道一種特別美味的比綿塔薄餅配方。為了一塊薄餅，值得這樣纏着一個姑娘嗎？偏偏故事好看之處，就在這裏。每逢「我」想向威萊拉打聽薄餅，她便立刻不安，急急把話題帶開。薄餅，本是日常食物，忽然變成禁忌。

讀者於是被迫追問：那塊薄餅到底有什麼問題？是家族秘方？是愛情暗號？還是威萊拉不願透露的過去？

歐亨利最會這種把戲。他常常把一件很小的物件放在故事中央，讓它不斷發光，吸引我們的眼睛。這一次不是珠寶，不是遺囑，不是情書，而是一塊薄餅。越普通，越可疑。越可疑，越叫人想讀下去。

到最後，謎底揭開，原來傑克森早已設局。他告訴威萊拉和大叔，「我」一聽見薄餅就會發瘋，甚至會傷人。於是，「我」每次認真追問配方，在他們眼中都變成危險徵兆。結果，傑克森趁機帶走威萊拉，和她結婚去了。

這就是歐亨利的故事功力。好的故事鉤子，不只是開頭一句漂亮話，而是一個持續拉扯讀者的問題：為什麼不能提起？為什麼大家害怕？為什麼一塊薄餅會讓人拔槍？

這些問題一路把我們牽到結尾。當真相揭開，我們才發現，秘密其實不在薄餅裏，而在人們對薄餅的反應裏。故事最迷人的地方，也是如此：一件最平凡的小事，只要有懸念，就有故事。



普通讀者

米哈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在網絡化的社會，連病都有了網紅。前段時間，「前額葉受損」成了一種網紅病。注意，這不是只有網紅才會得的病，而是許多網友都認為自己得了的病。

前額葉位於額頭正後方，是大腦最前端的區域，佔大腦皮質近三分之一。前額葉是個晚熟的傢伙，進化晚、發育慢，大部分人的前額葉在二十五歲後才逐步完善，有些人甚至延遲到三十歲以後。但它又特別重要，承擔着整合信息理性決策的任務，還負責保持注意力集中，調解情緒，維持正常的人際交往等，被稱為大腦的「司令部」或「首席執行官」。

在醫學上，前額葉受損是一種器質性病變，作為網紅病的「前額葉受損」則更多是網民的自嘲，指向「記憶力變差」「注意力下降」「情緒不穩定」「選擇困難症」等身心體驗，而這些情況誰都難免遇到。自從發現了這個網紅病，許多人恍然大悟，原來我什麼都不想幹，並不是「犯懶」啊，而是我的前額葉累了。一時間，前額葉成了背鍋俠。

拋開調侃或對鏡自憐不談，信息

過載的環境，高強度、不間斷的腦力勞動，特別是同時給大腦交辦多個任務，都會對前額葉健康造成影響，削弱其運行能力。因此，「前額葉受損」或許不能定義為網絡病，但保衛前額葉確為網絡時代提出的新任務。

網上關於保衛前額葉的招數很多，我以為，大都可歸為「留白」二字。「留白」本是藝術術語，也是中國傳統藝術追求的高妙境界。宋代馬遠的《寒江獨釣圖》，扁舟一葉，老翁獨坐，水波寥寥，江天渺渺，氣象之高遠，令人睹之神怡。也有藝術家

把「留白」叫作減法美學，將之用於舞台、園林等設計，營造空靈之感。如果把「留白」用於健康，不妨和自己簽訂一份保衛前額葉的協議，每天二十四小時，不必分秒必爭都填滿，更不應被噪音瑣事佔據，留一些空白用於走神、發呆、無所事事，讓前額葉得以休養生息。



知見錄

胡一峰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思考「搭子」

近年來網上流行一個詞——「搭子」。飯搭子、旅遊搭子、健身搭子，未必是深交，卻在某個特定時刻彼此陪伴。AI於我，就是一個完美的思考搭子：AI不但能隨時接住我天馬行空的念頭，更能陪我一起把它們理清楚。

走在街上，看着分隔人行道與馬路的鐵欄杆，忽然一個念頭閃過：這麼長的欄杆，建設要花多少錢，每年維護又要花多少錢？這念頭若在從前，想想也就過去了。如今我只是掏出手機，對着話筒問了幾句。

幾秒鐘後，AI給了我一堆答案：全港路邊欄杆總長約一千六百公

里，從香港到北京綽綽有餘；每年日常維修費用大約在三千萬港幣。它還主動比較了國外做法：英國許多城市正大規模拆除欄杆，試圖還路於民；而美國、日本則沒有香港這樣密集的局面。更有一些研究指出，路邊護欄可能會讓司機產生安全錯覺，不自覺提高車速。

我驚訝的不在於數據本身，而是那些曾經一閃而過的好奇，如今都被認真接住了。

四月的另一樁事也是如此。英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，禁止向二〇〇九年後出生的人群售賣煙草，打造「無煙一代」。我覺得這是個有魄力

的政策，卻又聯想到美國禁酒令的失敗，心中疑慮：這場禁煙會不會也重蹈覆轍？這種禁令能在內地或香港落地嗎？

AI同樣給出了詳實的分析。英國法案在議會高票通過，但執行層面挑戰重重——目前英國百分之四十六的香煙未繳關稅，合法市場與黑市的巨大價差，可能讓禁令效果大打折扣。與禁酒令相比，這次聚焦銷售端，策略更精準，但如果黑市通道無法堵死，結局恐怕殊途同歸。至於內地與香港，前者仍在從地方控煙向國家立法邁進，世代禁令短期內幾乎不可能；香港剛實施全鏈條閉環

治理，吸煙率已降至百分之八點五，但世代禁令的法理與執法配套尚未到位。

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回覆，我有點出神。那些以前只在腦海裏轉瞬即逝的疑問，如今不僅被認真聽見，還被細細拆解。

這樣一個搭子，把好奇變成探索，讓胡思亂想有了歸宿。



大川集

利貞
逢周一、五見報

習慣了一個髮型師

有些習慣，習慣了就不願改變。譬如髮型師。

習慣了一個髮型師，不必每次都要重複回答一些問題：想怎樣剪？要不要留「的水」？想「偷」多薄？分不分界？要染髮嗎？要電髮嗎？那些問題，答案如一，因為你未必需要經常換髮型，甚至情願一直保持同一個髮型，只是日子會過頭髮會長，又不得不剪。

習慣了一個髮型師，你可以安心地讓他揮灑自如地搖擺剪刀，手舞足蹈，那是一場為你揮別煩惱絲的表演，觀眾只有你，也只能是你。他對

你的頭髮瞭如指掌，都剪過十次、二十次、五十次了，即使你的髮量可能漸漸減少，白髮愈來愈多，他總會很有技巧地讓你保持一貫造型。

習慣了一個髮型師，他就是你其中一位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在剪髮那半小時、一小時裏，你們聊過無數話題，轉工了、搬家了、畢業了、失戀了，你的貓貓叫小灰，你討厭的上司叫Alice，你喜歡爬山跑步做瑜伽，你最近到過韓國旅行轉換風景。你們未必很投契，你們的喜好根本不同，除了髮型屋，你們不會在別處見面，但他總會靜靜地聆聽你，你也很輕鬆

地聊東聊西，別人的是非、自己的糗事、對未來的想像，反正他跟你的生活圈子離得很遠很遠，那是一個安全距離。

習慣了一個髮型師，他也跟你一起成長。他胖了，他換另一家髮型屋了，你願意從觀塘到銅鑼灣找他剪髮，也願意為他遷就時間，周日客滿，改周一剪髮吧；只能剪周四、五？沒關係，到時見。

直到某一天，他轉行了，不再拿起剪刀。你一開始可能會手足無措，沒了他，我要到哪裏剪髮？好不容易找到另一位較合得來的髮型師，起初

難免比較，但日子久了，你還是會漸漸習慣他，就像之前那位髮型師。他的手勢跟之前那位不同，甚至為你剪了一個新髮型、新形象，你愈看愈覺得不錯，原來自己也可以長這樣。

才發現，原來之前那位髮型師，為你剪的，不一定是最適合你的髮型，只是你最習慣的髮型而已。



雜果實治

羽羊
逢周五見報

《賢母圖》



再過兩日就是母親節了。說起歌頌母愛的歷代文物，繪畫名跡中向來不乏佳作，或描摹日常呵護，或刻畫臨別叮嚀。清代畫家康濤（後更名燾）的《賢母圖》（附圖）便是其一。此作為絹本設色立軸，鈐有收藏印「鄧拓珍藏」，現藏於首都博物館。畫面描繪兒子即將離家赴任、登堂向母親辭行的場景。康濤為清雍正、乾隆年間錢塘（今杭州）布衣，以人物畫見長，畫風受明代仇英影響，更以孝行聞名鄉里，一生創作過不少賢母形象。

《賢母圖》繪於一七三〇年，所繪並非特指某位歷史賢母，卻可看作世間

所有睿智母親的縮影。畫中母親飽經風霜、慈眉善目，正襟端坐於床榻之上，神情嚴肅中透着溫和，話重心長地教導兒子。題款寫道：「臨門聽獄，以莊以公。哀矜勿喜，孝慈則忠。」寄託着慈母督促兒子清廉愛民的期望。畫面上的兒子拱手侍立，洗耳恭聽。母親背後的女子正是兒媳，神情端莊，流露出賢良本色。

畫家筆觸細膩，人物表情刻畫入微，從神色中依稀可見離別的酸楚。屏風及四周陳設樸素雅淡，案几上幾件簡簡單單的日用品，無半點奢侈鋪陳，可見這是一個詩書傳家、注重品德的清正

門風，與畫的主題相輔相成。

母愛在歷代丹青中，不僅有「孟母三遷」這般剛毅教誨的一面，亦不乏離別時「意恐遲遲歸」的牽腸掛肚。康濤筆下的賢母便融合這兩種感人本色：她既諄諄告誡兒子為官必清、臨民必公，眼睛裏又隱隱閃爍着依依不捨的淚光。兒行千里母擔憂，畫中母親強裝淡定，心底卻有千般萬般的割捨不下。



館藏擷英

閒雅
逢周五見報

「黃站長」守一城溫暖

在城市的邊緣，總有一些不被刻意書寫的溫暖悄然生長。安徽宣城高鐵站西廣場的出租車候車區就藏着這樣一個故事——一隻被稱作「黃站長」的中華田園犬，用牠的守候與信任，讓無數人重新看見人與動物之間最樸素的情感。

去年夏天，牠瘦骨嶙峋地出現在候車區，不吵不鬧、不撲人，只安靜蹲着，看車來車往。司機們注意到這份溫順，陸續投銀雞蛋、麵包和火腿腸。日子久了，小狗不再躲閃，固定守在原地；司機們候客間隙也總會找牠的身影。有人玩笑般叫牠「黃站長」，這個名字便留了下來。牠成了「團寵」，也成了奔波生活中的一抹柔軟；而這些司機，則成為牠流浪生涯裏最穩的依靠。

上月十八日，「黃站長」突然失蹤。大家四處尋找，最終在綠化帶中發現牠——遭遇車禍，腿骨骨折，奄奄一息。沒有號召，一場自

發救助迅速展開：五十六位司機與愛心人士籌款，單子上沒有姓名，只有車牌號，金額從十元到千元不等。寵物醫院被打動，大幅減免費用，手術順利完成。

事件傳開後，全城牽掛。「五一」假期裏，不少市民與遊客專程到醫院探望，有人帶零食，有人輕聲問候。牠從一隻流浪狗，成為一座城市共同守護的象徵；當地文旅也推出活動，致敬這份平凡善意。

如今，「黃站長」恢復良好，在醫院中靜養康復。待牠痊癒，牠還將回到熟悉的高鐵站繼續做那個「編外站長」，一如既往地守在那裏，用沉默而堅定的存在，回應那些曾給予牠溫暖的人。



萌寵集

焯仔
逢周五見報

審美差異

談到時裝潮流，近年實在跟自己從小培養的審美觀相距越來越遠。昔日人們會細心打扮，穿合身形、膚色、髮色、場合和活動需要的衣服鞋履，也講究手袋、飾物、化妝和髮型的配襯。不論上班開會、茶敘飲宴、運動閒逛，着裝都有分別。一身穿搭是什麼品牌和價格不重要，奢華又好，樸實也罷，最重要是量力而為、打扮整潔、恰當得體。

時代不同，風格改變本是正常不過的事情，但席捲全球的運動風打扮，除了有利提高運動品牌的銷售和市場價值外，也令高奢時尚籠罩着美其名曰全天候悠閒自在和重視健康的風格，一窩蜂將傳統典雅、精細、隆重的設計擱在一旁，花大量資源配合全球趨勢，發展運動服與球鞋系列，促使潮流不分晝夜四季都大推運動裝扮和舒適至上。當女士大都摒棄正裝，男士也不穿西裝皮鞋，大家不論穿什麼、

去哪裏、見什麼人都一身球衣球鞋時，表面上是退去了傳統性別定型的牢籠，卻也幾乎將穿搭文化的藝術與品味追求拋諸腦後。

現在的街上和職場，許多人不分場合穿着運動胸衣、瑜伽褲、短褲和遠足鞋。也許是我過時了，接受不到無論身形如何，有些女士也只穿Bra Top出外；有些男士則不論是否在健身房，也穿着凸現胸肌的貼身運動上衣，許多人的打扮常常像運動員或健身教練，卻又並非從事上述職業。筆者即使不喜歡，卻也沒有能力和心志推動時尚的經典復刻，現在我也隨俗穿長裙配球鞋，但面對即使婚禮或喪禮也穿瑜伽服和運動裝的人，則仍然接受不了。



竹門日語

簡嘉明
逢周四、五見報